

## 批评家眼中的当代俄罗斯文学：1992—2010

朱 涛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 510631)

**提 要:** 当代俄罗斯文学危机与繁荣并存, 旧的文学观念依然顽强, 新的文学创作正在酝酿。对于如何看待当代俄罗斯文学的问题, 学界众说纷纭。文本拟从批评界的视角入手, 尝试对当代俄罗斯文学进行一番检阅。

**关键词:** 批评家; 当代; 俄罗斯文学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1992—2010年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发展的重要年代, 文学在尝试摆脱苏联时期的影响的同时, 开始真正形成并获得俄罗斯特色。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新旧文学势力彼此争夺影响力, 加上市场的推波助澜, 这注定是一个俄罗斯文学史上空前繁盛与危机并存的年代, 新俄罗斯文学在迷茫中前行, 在困顿中摸索, 这是最坏的时代, 也是最好的时代。

由于距离我们年代较近, 缺乏历史的积淀, 系统梳理这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是相当困难的。诚如俄罗斯学者季明娜所言, 困难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试图以某个概念来涵盖俄罗斯文学这数十年来的发展相当困难, 如“异样文学”、“另类文学”、“女性文学”都不够全面; 二、体裁上的多样与界限上的模糊导致对新体裁样式、亚样式美学上的认识不足, 使得暂时无法揭示世纪末文学体裁演变的类型规律; 三、还有一种凭借揭示手法或主题、风格近似层面上的共同特征来探寻文学进程类型的方法。如不少当代俄罗斯文学史中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和“20世纪末的大众文学”, 对属于文学进程中这类现象的作品的共同特征进行了描绘, 但这些材料本身充满争议, 无法促进我们揭示被充分证明了的另类文学的共性, 而被用来例证模式的文本时常撕碎模式本身的轮廓; 四、在为形成一种稳定结构而选择类型支点时, 我们常常忽视了这十年来的文学进程是多么难屈服于系统的描述。我们无法绕过对世纪之交现实主义的命运及其角色的关注。(Тимина 2011: 7—8)

有鉴于上述困难, 本文仅从评论界的视角, 选择这二十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几篇评论文章, 来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境况做一番检阅。

### 2 1992—2000 文学：黄昏抑或黎明？

1992—2000年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大变革时代, 存在了将近74年的苏联文学寿终正寝, 文学中心主义不复存在, 大型文学刊物发行量萎缩, 作家队伍重组, 传统与现代、后现代碰撞,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解体, 大众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崛起, 读者对严肃文学的阅读兴趣急剧下滑……

面对文学的大变革，加之世纪末特有的迷茫，不少学者认为俄罗斯文学已死，他们对于该如何评价苏联文学以及新俄罗斯文学将往何处发展的问题感到困惑，俄罗斯文学遭遇空前的危机。学者们在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时态度迥异，总的来说，在评价解体后至2000年这段时间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方面，有这样两篇评论文章颇具代表性：一为A.涅姆泽尔《极好的十年——论90年代俄罗斯小说》（《新世界》，2000年第1期），另一篇为A.拉蒂宁娜的《文学的昏暗：黄昏抑或黎明？》（《文学报》，2001年11月21—27日）。

如题所示，涅姆泽尔的文章如同标题所明示的那样，态度乐观，他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间虽不能说“在自由的俄罗斯文学生活得特别愉快”，也不能说“人们对近年来的文学有好感：阅读人数的下降有目共睹”，更不能说“新时期文学家们就不会写出差的作品”。“批评界相当多的人在谈论新的作品时喜欢用厌恶和怀疑的语气，怀念昔日的伟大”。作者接着指出，“在普遍灰心丧气的日子里，想一想良好的和给人以希望的倾向是否更好些？”他认为人们经常忽视两个“世人皆知的真理”：一、坏文学任何时候都比好文学多；二、从来没有循规蹈矩的文学生活。记住这两点，“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承认：90年代文学并没有死亡，也不准备死亡”，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由此而来。（Немзер 2000：4—5）

涅姆泽尔指出，90年代初的文学环境非常不好。这里他指的不是杂志发行量的下降，读者的收入和作家的资助下滑，而是指被解放了的文学的初始条件，指牢固地与先前阶段——改革时期的主导趋势相关联的那些条件。改革时期的文学政策具有鲜明的补偿性特点。众所周知，改革时期的“回归文学”大行其道，许多在苏联时期遭禁的作品，如《日瓦戈医生》、《我们》、《狗心》、《切文古尔镇》、《斩首之邀》，克柳耶夫、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库兹明的诗，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的文章等得以解禁，许多侨民作家的作品也纷纷回归，这些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拓宽了读者的眼界。但涅姆泽尔认为也应该弥补上那些当代文学的经典，比如发表在60—70年代西方杂志或在非法出版物上的《普希金之家》、《烫伤》、《忠实的鲁斯兰》、《莫斯科—佩图什基》等。涅姆泽尔认为不是不应该刊发那些在苏联时期遭禁的文学经典，而是要注意这种补偿性特点也引发了恶劣的后果，“它不由自主地影响了作家们前进。更糟的是，它还影响到编辑对作家——在俄罗斯习惯称之为‘年轻’作家们的态度”。（Немзер 2000：6）

接下来，涅姆泽尔对90年代炙手可热的作家、作品进行了一番评述。他指出，部分在80年代炙手可热的作家，没能经受住90年代自由文学的考验，如E.波波夫，M.库拉耶夫，Вяч.皮耶楚赫等，让他感到遗憾的是，部分最有潜力的改革时代的“年轻”作家——阿列格·叶尔马科夫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在90年代广为讨论的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在该阶段写得比以前少得多。撇开索罗金好还是差不论，他的作品的情节是独特的，重要的是，他属于过时的作家。他在间隔很久之后推出了新小说《蓝色油脂》，该作充分证实了涅姆泽尔的论断：小说的初始部分索罗金尝试新的写法（未来的伪汉语，一些可笑的但很快令人乏味的地方），接着转到心爱的、屡试不爽的对“经典价值”的戏拟和降格。最终，一些在80年代末被公正地发现和发掘的优秀作家离开了文学。如T.托尔斯泰娅在90年代虽然在海外名气很大，但只是出版了一些旧故事的选集，加入了一些小品文和随笔，并没看到她的新作，据说她即将完成一部新的长篇……

在涅姆泽尔看来，B.马卡宁的小说《透气孔》是一部特殊的作品，在该作中可以看到和说出80年代后期那些最危险的倾向。马卡宁写出了当代人主要的心理状态——恐惧。不仅是“思想家”主人公的恐惧，也是人们总体的恐惧。马卡宁的小说《地下室人，或当代英雄》讲的是主人公所犯的两次谋杀。描写得非常令人信服（细节非常到位，荒诞的基调尤其具有表现力），任务完成得非常精彩：批评家们竭力谴责不知悔改的罪犯。与高道德水准的批评家们不同，马卡宁知道的不仅是杀人不好，还知道谋杀存在于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它存在于非常普通的人的念头中。彼得洛维奇很容易被视为一位浪漫的个人主义者，与人们（集体

宿舍)尖锐地对立。“集体宿舍-地下室”的世界是黑暗的、罪恶的和恐怖的。主人公(诗人)为这一世界承担责任。标准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为整个现实提供了虚拟,而马卡宁则相反,赋予整个虚拟以现实特征。彼得洛维奇的罪不取决于他是否真的杀了高加索人和告密者。马卡宁直接谴责彼得洛维奇,从外部弱化了他是“魔鬼”的论证。但艺术家和丑陋的、失去理智的社会之间的深刻联系,它们共同的罪行、灾难以及从黑暗通往光明的出路,占据了马卡宁的思考。

90年代之所以在涅姆泽尔看来是“极好的十年”,是因为这是“个别”作家的时代。这些作家不顾已形成的流行体系和群体价值,知道如何回答为何写作的问题。在这层意义上,涅姆泽尔认为马卡宁的《地下室人或当代英雄》乃是这十年间最好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精细的‘他人话语’的作品,最复杂的象征-联想诗学,被‘误差’激起的双重人物体系与时间范畴不断的古怪游戏,标新立异的布局……也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独一无二的作品。”

(Немзер 2000: 7)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涅姆泽尔开列了一份包含30部他心目中优秀作品的书单,以此来证明自己“非常好的十年”的论断。不难看出,涅姆泽尔尝试列举大量事实来证明1991—2000年间文学的繁荣,但终究掩盖不了其苍白的本质,他更多地是在给文学打气,乐观中透露出悲观。

与涅姆泽尔不同,A.拉蒂宁娜的文章《文学的昏暗:黄昏抑或黎明?》字里行间透出的则是悲观,该文发表于俄罗斯布克奖创立十周年之际。作为布克奖首届评委会主席,拉蒂宁娜亲眼目睹和见证了俄罗斯文学这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在文章伊始,她便从这十年来获布克奖的作品谈起,她认为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使人们有把握地说将会在文学史上留名,甚至连当她任第一届评委会主席时力荐的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洛舍维奇的小箱子》也不例外。接着,她历数了一些当下受到评论界热议或被热炒的作品,如沃洛斯的《胡拉马巴德》、佩列文的《恰巴耶夫和虚空》、索罗金的《四个人的心》、《罗曼》及《蓝油脂》、托尔斯泰娅的《野猫精》、马卡宁的《地下室人或当代英雄》等,最后她得出结论认为,“过去的十年,文学没有创作出一部使人不读就感到羞耻的作品”。(Латынина 2001: 12)与涅姆泽尔一样,拉蒂宁娜也高度赞扬马卡宁的小说《地下室人,或当代英雄》,她把它排在自己心目中的第一位。

与涅姆泽尔的观点不同,拉蒂宁娜的论调虽然悲观——她更多地直面这十年间文学存在的问题,批评了其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但不难看出其悲观中却透露出乐观,期待文学黎明的到来。她的文章结尾发人深省:“这十年的文学输了,尽管它手中握有言论自由这张王牌。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学昏暗的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的问题:要驱走黑暗,应该做些什么?是焦急不安地敲着锣鼓,跺着脚,燃起篝火?还是作了祷告后悄悄地去睡觉,希望黎明会自行到来?”(Латынина 2001: 13)

总的来说,涅姆泽尔与拉蒂宁娜代表了1992—2000年间评论界对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两种基本态度:一派较为积极乐观,另一派较为消极悲观,显然后种观点在当时占了绝大多数,个中原因自然较为复杂,与文学权力的争夺关系密切。涅姆泽尔是这十年间的弄潮儿,而拉蒂宁娜则代表了正在失势的老一辈批评家。不可否认的是,这十年乃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少有的大破大立时期,加之特有的世纪末愁绪,更为这一阶段蒙上了迷茫的色彩,被评论家们热议的是“危机”这一关键词。有评论家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的危机:“文学主动从身上卸下担任社会意见的喉舌、人类灵魂的教育者的角色,而正面的英雄-典型被流浪汉、酒鬼、杀人犯以及最古老的职业代表者所取代。”(Тимина 2011: 7)诚然,危机体现在方方面面:文学中心主义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轰然解体,过去整一的文学空间如今变得四分五裂、各自为政;作家的道德滑坡,大量滥竽充数的作品,读者们对严肃文学提不起兴致,大型文

学期刊发行量严重下滑……这些都为大多数学者态度悲观、消极提供了一定的合理依据，但如若细思这一危机，我们也不难发现，很多危机其实有被过度夸大之嫌，使得我们很难看到这十年间文学界出现了不少正面的、积极的方面。С.季明娜曾指出：“艺术界在卸下苏联政权机关的特权，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和平等，90年代的文学贪婪地、迫不及待地抓紧将好不容易获得的权力予以兑现。如今，在当代文学进程中产生或复苏了那些现象和流派，如先锋派与后先锋派、现代派与后现代派、超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新感伤主义、元现实主义、社会艺术、观念主义等。”（Тимина 2011: 7）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作家获得言论与出版自由，所发表的文字不再受到书报审查制度的限制；作家队伍虽良莠不齐，但在急速扩增；大众文学蓬勃发展；俄罗斯文学的表达手段越来越丰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现实主义……因此，这一阶段的文学绝不只是消极的，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认为危机感来自俄罗斯文学界对当下局势的反思与担忧，众所周知，俄罗斯知识阶层历来喜欢反思，从19世纪的“谁之罪”、“怎么办”到20世纪的“我们能做些什么”，因为毕竟该阶段俄罗斯文学仍在蓬勃发展，出现了种种可喜的势头和新趋向，因此，在笔者看来，强调危机，突显危机与俄罗斯文学界素有自觉反思的传统有关，这种反思乃是为了文学更健康、良性的发展。

### 3 2000—2010年文学：诊断及预测

在经历了激荡的大变革的头十年之后，许是因为文学权力的争夺以自由派的全面获胜而划上了句号，俄罗斯文学在2000—2010年间的形势总体缓和、平稳了许多，评论家们观察到了这样一种情绪，即将当代文学“归零”：它处在那样一个计数点上，需要重新形成并意识到自己，维护自身，赢得读者和自己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21世纪初的文学也被称为“零时代文学”（проза нулевых годов）。

如果说1992—2000年间俄罗斯文学的关键词是“危机”与“反思”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2000—2010年间俄罗斯文学的关键词为“诊断”和“预测”。在苏联文学已然阖棺定论，在市场之手已然在主导文学，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学已然强势渗透进文学中的情况下，如何发展俄罗斯文学，如何形成新俄罗斯文学的特色，成为了文学家和批评家们这一阶段思考的重心。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赫尔岑师大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读者部等机构联合召开了一次题为“21世纪头十年的俄罗斯文学：诊断及预测”的会议。

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莫斯科大学教授、《旗》杂志副主编Н.伊万诺娃在发言“艰难的头十年——一份观察提纲”开篇即指出：“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绪，即文学似乎害怕复杂，在21世纪的门槛上急剧下滑。她既害怕所提供的可能，也害怕发展。躲了开去……21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还没有开始，文学还在所有层面上（内容和表达上）言说20世纪文学，诉说、思考、反映着。”“21世纪不仅对于俄罗斯，而且对于四分五裂的俄罗斯文学也是一场考验……文学之‘大整体’分裂成众多‘文学’和亚文学”。（Иванова 2010: 28）

不少学者认为当代俄罗斯文学异常繁荣，可与20世纪初的俄国白银时代相媲美，伊万诺娃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她列举了同样在世纪初（20世纪）的白银时代作为比较：

1900-e	2000-e
Л. 托尔斯泰	А. 索尔仁尼琴
А. 契诃夫	А. 比多夫
М. 高尔基	В. 马卡宁
И. 布宁	В. 索罗金
Л. 安德烈耶夫	В. 佩列文
А. 勃洛克	М. 希什金
И. 安年斯基	О. 楚洪泽夫
А. 别雷	А. 库什涅尔

Д. 梅列日科夫斯基  
H. 古米廖夫  
B. 勃留索夫  
K. 巴尔蒙特  
H. 别尔嘉耶夫  
B. 罗赞洛夫  
K.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B. 丹钦科  
B. 梅耶利霍里特  
A. 瓦西里耶夫  
M. 弗鲁别利  
A. 伯怒瓦  
B. 谢诺夫  
E. 兰谢列  
C. 佳吉列夫 M. 格尔曼  
象征主义, 现实主义 (新)

E. 施瓦尔茨  
C. 甘德列夫斯基

Д. 加尔科夫斯基  
O. 塔巴科夫  
П. 福缅科  
Л. 多京  
И. 卡巴科夫  
O. 库利克

后现代主义, “新现实主义”

上图直观、清晰地反映了今日文学与白银时代的对比, 不难看出, 左边一栏的名字丰富多样, 有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哲学家、戏剧家等 (这还远不是全部, 仅是白银时代前半期); 右边一栏则是如今的作家。不难发现, 差距是巨大的。伊万诺娃指出, “终究, 将俄罗斯艺术和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与我们尚未沉淀的‘今天’进行比较, 就像以卵击石: 可能会撞得体无完肤。”(H. Иванова 2010: 29)

伊万诺娃接着道出了如今俄罗斯作家的生存现状: “如今文学不仅对读者, 也对作家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 (俄罗斯百分之四十的成年人根本不读书)。年轻人如今选择其他在国家 and 世界面前实现自我的方式。文学失去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变成了那类非必修的和非常麻烦的课程。文学职业只在少数例外的情况下才能带来社会成就和财富。”(H. Иванова 2010: 30) 在其他行业赚钱和培养年轻人要比在文学领域容易得多。伊万诺娃将新世纪的作家分为四类: 1. 靠名气和卖书生活的职业作家; 2. 靠从事非文学工作生活的职业作家; 3. 靠亲人救济生活的职业作家; 4. 靠自己的非文学工作生活的非职业作家。(H. Иванова 2010: 31) 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代新作家, 他们影响着 (非常平稳地) 文学的变化, 前一代人补写和改写, 后一代人开始写。中年作家最为艰辛: 对待老作家如同“爷爷”, 而作为“父母”又要忍让孩子。他们已经腐朽, 没人再对他们投去注意力: 对于读者而言, 他们太精致; 对于批评家而言, 他们新意不足, 有些似是而非。

接下来, 伊万诺娃评点了这十年来的图书市场。在新的十年, 图书市场丰富多样, 图书出版发展迅猛, 图书大有排挤大型杂志之势。紧盯杂志并与杂志的作者亦步亦趋的出版社转向了另一个雄心勃勃的战略——拦截战略。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图书”作家的数量急剧增长。Л. 乌利茨卡娅, Д. 鲁宾娜从杂志撤退, O. 斯拉夫尼科娃也迅速推出单行本《2017》。大众文学一开始就是图书出版策略。一些代表非大众文学, 但迅速提升了自己潜能的非大众文学作家们也选择了这条道, 接着他们被出版社追捧, 提供良好的, 甚至极好的出版条件。所有这一切都是文化范式总体转变的一部分。

伊万诺娃还注意到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为“左倾”, 以 2005 年俄罗斯布克奖为例, 那一年作家杰尼斯·古茨科获奖, 而评委会主席瓦西里·阿克肖诺夫坚决不同意这个决定, 并拒绝参与颁奖典礼。除古茨科外, 安德烈·沃洛斯, 伊戈尔·弗罗洛夫, 罗曼·先钦, 扎哈尔·普列尼平, 格尔曼·萨杜拉耶夫, 谢尔盖·沙尔古诺夫等都属于这类作家。是什么团结了这批作家? 该如何界定他们呢? 他们经常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者”, 但伊万诺娃有不同

看法，她认为：“这类作品最好被定义为现实的，而非现实主义的。他们与经典现实主义最主要的不同在于诗学。他们通常并不像莱蒙托夫、普希金、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创造自己的艺术现实，我们与这类作家笔下的人物共存，仿佛要超过现实，他们描绘的是存在的东西。”（Н. Иванова 2010： 31—32）

当代俄罗斯大众文学专家М.切尔尼亚克的发言题为“读书人 VS 游戏人——关于‘零’时代俄罗斯小说诊断的问题”。她这样描述了如今的文学生态：“我们当今之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文化的非经典时期’。当代文学的生存及存在表现为审美要素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复杂融合，表现为作品的艺术优点与独特的精心计划的出版手段的共生。文学作品的需要和作家的广泛声誉是不同层次的影响形式，文学创作是作家的意志、出版行情、多变的社会心理交叉的结果。”（М. Черняк 2011： 105）

切尔尼亚克这样表述了零时代文学的个性化与多元化：“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不得不承认，与内容相一致的零时代文学的总体表现形式，不是 1—2 两种类型的马赛克，而是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中的名字，彼此之间也许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都出现于某一段时间中。”（М. Черняк 2011： 106）

切尔尼亚克指出，作家和读者曾是最重要的环节，现在他们从未如此彼此疏远。那些不接纳市场游戏规则的读者简直要灭绝，注定要忍受文学的饥饿。作家和读者是文学赖以为生的人，如今，他们实际上已经被赶到了地下室。“如今，正进行着当代文学新体裁骨干的结晶，发生着模拟文学体裁流派编码的变换；最受需要和最有生命力的体裁是那些已经被大众文化所认可的体裁。”（М. Черняк 2011： 106）

作为当代俄罗斯大众文学研究权威之一，切尔尼亚克剖析了大众文学深受读者青睐的深层机制并举例进行了分析。她指出，“大众文学作家并不将治疗有病的社会视为己任，而是认为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的读者需要某种方法来消除过剩的心理压力，摆脱周围环境所散发的严酷召唤，办法之一就是‘进入文学游戏’”（игра в литературу）和‘与文学游戏’（игра с литературой）”。（М. Черняк 2011： 107）

切尔尼亚克指出Б.阿库宁 2008 年尝试创作一种新的小说体裁——“电子游戏小说”（роман-компьютерная игра）。《历险》（Квест）这部小说延续着阿库宁的体裁系列，其中的每一篇都是作家已创作的或想象出的文学体裁的典范。这部小说不是按章节来划分，而是按“进度条”、“人物的登场”、“掌握游戏规则的学习阶段”、“游戏的层级”及所谓的游戏的“密码”或“钥匙”。从一章到另一章不如说是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伴随着谜团，标题-钥匙帮助解谜。“这一方面是尝试创造一种文学-游戏程序，按作者的构思，这可能会成为新一代电子书的原型，而从另一方面看，这是一种游戏，与当代文化的刻板之游戏，与电脑游戏史诗般的激情之幼稚的游戏。”（М. Черняк 2011： 108）“在小说《历险》中存在着层次，但这不是游戏的层级，而是理解的层次。确实存在着复杂的冲突，但这不是与绝对的恶斗争的荒唐可笑的人物的冲突，而是从被新的神话所搅乱的现代意识的死胡同走出来的问题，在那里天空与大地不再彼此矛盾，那里一切都混乱了，那里善与恶的标签能够以同等的可能性出现在任何事物或现象中。人们失去了方位，他游戏着，因为不知道该躲到何处。阿库宁决定在游戏人的背后观察自己。”（М. Черняк 2011： 108）

切尔尼亚克还对佩列文的小说《泰》（Т）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是一部关于危机的小说，但不是关于经济的危机，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危机；是一部关于文学在社会，在作者、读者大脑中，同时也是那些从上面支配创作进程的人脑海中的存在机制。评论家们一致看到小说中对文学各方面的讽刺，从图书出版伎俩到创作形而上学。实质上，这是对当今主宰着文学话语权的那些类型十足的戏仿：对“俄罗斯维多利亚时代”的拟古侦探小说、东正教、武打、“办公室哲理畅销书”等。佩列文这部多层次情节小说讲的是：一家出版社决定开展一项新

的规模庞大的超级工程——一部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与教会和解的小说，一批第一流的作家签了这项工程的协议，但工程被危机所阻。订书人拒绝支付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植入式销售（product placement），于是情节就被“悬置”了。小说中的人物们摆脱了作家和市场营销专家的控制，潜入对文学思想、现实与艺术虚构相互关系的反映；形成了许多对“系统混乱”不同的反映。小说的主人公——T伯爵，他的原型是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与伊万诺娃一样，切尔尼亚克也高度关注这十年间图书市场的变化，她认为图书市场的颓势不能仅仅用阅读在减少来概括。人们对图书和阅读的总体态度在改变。阅读不再是人和文化的构成要素，图书要么被严格实用地阅读，要么墨守成规地被阅读，就像自动调电视机的台一样。“图书市场上的巨大竞争要求作家直接寻找自己的读者。显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经典文学如此讨喜的读者-学生正变成读者-买家。因此，当代文学的主要技术为市场和生产技术。”（М. Черняк 2011: 109）

这十年间读者阅读兴趣的急剧下滑，“阅读人”转变成“点击人”、“游戏人”的现象引起了切尔尼亚克的担忧。阅读是否有益？这一曾经毋庸置疑的问题，如今被打上了问号。“阅读人相信所有人都了解世界。但果真如此吗？我们认识世界本身吗？我们认识自己吗？阅读在认识过程中对我们有帮助吗？也许，字母、词汇、形象及概念的世界在我们周围编织了一个茧，将我们永远与世界分离？”（М. Черняк 2011: 109）切尔尼亚克在结语中指出：“当代文化范式的转换产生了文化空间中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些特殊相互关系。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害怕读书的情绪（библиофобия）——不接受图书，认为其它信息载体要优于它。一个问题正变得迫切，即图书终结会否到来，‘阅读人’蜕变成‘点击人’究竟有多危险？阅读人在 21 世纪是否能生存，或者仅仅会变成游戏人？——这些问题是我国文学新的十年所展现的。”（М. Черняк 2011: 109—110）

#### 4 结束语

当代俄罗斯文学自苏联解体发展至今已悄然走过了 20 多年历程，不难看出，这 20 多年来的文学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无比精彩，当然也无比复杂，因此，想要得出较为立体、全面的结论无疑是困难的。以上，我们仅从文学批评的视角，选取这 20 年间最具代表性的一些评论文章来对这段历程进行观察，试图粗浅勾勒这期间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与标志性特点，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远不是严谨的，但笔者认为，无论如何，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与批评传统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已经死去，而是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并且必将在未来延续，继续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 参考文献

- [1]Иванова Н. Трудно первые десять лет: конспект наблюдений[J]. Знамя, 2010(1).
- [2]Немзер А.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О русской прозе 90-х годов[J]. Новый Мир, 2000(1).
- [3]Латынина А. Сумер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J].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001(47).
- [4]Тимина С.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нца 20—начала 21 века[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Академия», 2011.
- [5]Черняк, М. НОМО LEGENS VS НОМО LUDENS: К вопросу о диагноз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озы «нулевых» годов[J].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 2011(25).

###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Eyes of Critics: 1992—2010

Zhu Tao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crisis and prosperity coexist; while the old literary concept is still tenacious, new literary creations are budding.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on how to treat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The text is intended to st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ritics and try to review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Key words:** critics;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大型文学期刊与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关系研究”(18BWW0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文艺形势与未来发展研究”(13&ZD1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朱涛(1982—),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9-08-19

**[责任编辑: 刘 锐]**